

卷之二

田父
蛙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九十
八蟲豕門

別集

蛙

附

蝦蟇
蟾蜍

蛤
蝌蚪

格物總論

蛙蝦蟇也。數種有黑虎有蚰音旬黃有黃蜺有蟾蜍有蟾蜍有山蛤其形各別。蝦蟇皮上腹下有黑

斑點脚短能跳接百蟲即不鳴叫黑虎身小黑背脚小斑蚰黃斑色前脚大後腿小有尾子一條黃蜺遍身黃色腹下有脰帶長五寸分蟾蜍即夜鳴腰細口大皮蒼黛色俗名田雞蟾蜍形大背黑無點多瘰磊其腹下有丹書八字頭有肉角世傳三足者妄也山蛤大而黃色多在山石中藏蟄能吞氣飲風露不食雜蟲其他又有蠹蠅長絛石螻蛄子之屬然蝦蟆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虺行田父逐之蛇不得去田父嚼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也世傳蛇蝦蟇今乃田父食蛇其說頗怪當是別有一種如此耳蝌蚪蝦蟆子也日活即師一名活東形圓有尾聞雷震則尾脫而脚生然皆

不可止謂之
蛙而不之辨

事類 掌去毒

蝮氏——— 蝮焚牡鞠
以灰洒之則死 礼秋官

式怒蛙

楚王 屢伐

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
者曰奚故於此曰為其有氣故也韓非子

沈竈產蛙

趙襄 子以

尹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必和乃守晉陽
後晉師圍而灌之——— 民無叛意

拾塼投毒

燕太 子丹

自喜得荆軻永無秦憂日與軻之東宮臨池
而觀軻——— 太子令人奉金丸進之

史 蹶則滅跗

滅跗

公 孫

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合同異離堅白自今為至遠
今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毒乎謂東海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
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 泥——— 沒足———

還軒蟬與蝌蚪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
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

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江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奉

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

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多

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

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

子之言是猶使蚩嶺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莊秋水 **怒則**

努眼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徵求無

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

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瀕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
居處如何王曰珠宮貝闕輦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何若蛙曰
綠苔碧草青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王曰吾喜則時降
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
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
部鼓吹——— 先之以——— 次之以腰服

然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得以給足** 武帝欲
籍阿城

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為上林苑東方朔諫以謂此地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一一人一家一無飢寒之憂東方朔傳

妄自尊大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井底蛙耳而一孔珪鼓吹 齊一官尚書不樂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陳蕃王晏鳴鼓疾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漸

僧照呪厭 梁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天師為會稽宴集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一息日晚王欲其復鳴一曰王歡已闌令汝恣鳴即喧聒

蝦蟆何哭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嶼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皆斬吾鼉也故惧誅而哭汝一尾一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蝦蟆俱聞 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一歲四月將軍衆十萬征南越開九郡是

蟆聲 晉惠帝在華林園一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著蝦蟆賦 齊卞彬一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聿後如鬼比乃錦襖子 百粵人以蝦蟆為上味疥者皮最令吏諮事也 佳故越人云不可脫去此

尚書 **夢綠衣人** 某朝皇帝尚食 供蝦蟆充御膳上忽因禁採捕或云蝦蟆能食蝗 數百一貸之後方悟其為蝦蟆蟲故禁採捕此事不記何書

託身於月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

州食之曰
不食錦襖子
其蝦蟆為
不物也田

蟾蜍 託身於月

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丹驚母恐後且大昌嫦娥遂一一一一是為蟾蜍張衡靈憲



得科斗文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

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一一一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因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尚書序

斗事

見前蝦蟆注

藥下數升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或夢於母曰

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一服之一科斗子南史

群浮閣

水

見蝦蟆注

張文潛鳴蛙賦

余寓山陽李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聲鳴不

絕夜為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余曰不可復為賦示之○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時蛙鳴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若怒而詬若噉而詬

若咽而嗽瘖者之呼吃者之聞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羗絲野鼓雜亂無節弓又似夫蚩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淫潦失其處所而悲又若夫早暵既久得其所處而樂也奚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群夜鳴君寢其聒考之問官西灰驅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曲聚語群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孰惡爾奚自私已厚蛙薄然適彼已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夜半張子接枕而吁顧謂童子記余言欬前言既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遇爾觀夫春露初霽朝華始敷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笙等清耳悅心聽者為娛及夫陽春既徂炎火將極惡草蕃茂淫潦豬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號呼意氣橫逆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霜雪既降木實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蛙斂吻收足阡然上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陳君舉怒蛙說有常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為哉

烏月有蛙蛙與鳥相遇鳥戲蛙曰若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為哉蛙曰吾已矣若無斬我鳥曰若亦能怒耶蛙曰吾翹吾腹翳太陰之光呀吾頤啗其壤睥吾目列星不敢輝奚而不能怒若不吾信月于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果無光他日蛙過焉曰曩吾怒得無惕乎鳥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珠喙其壤徐以三尺蹴之天下不敢寧而居吾視吾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為若不吾信月于朔吾怒以視若其朔日果無光嗇人伐鼓馳且走焉又他日鳥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於我也日之馭曰羲和傍聞之曰噫何謂威吾疾其驅六龍不敢稽其軌吾赫其燥雲不敢雲雨不敢雨風不敢風八土之埏吾能赫其膚萬壑之陰吾能充其毛百川之流吾能厲其液且彼與若敢言怒哉若不吾信吾怒以示若於是果早暎者半載凡天地之間病之他日羲和遇鳥曰吾怒也何如鳥杪然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震於我也飛廉豐隆屏翳者聞之相與造羲和謂焉曰若驚而怒耶向吾成示若吾三人焉嗟其氣足以慕乾坤之倪嘆吾味足以

赭崧華之峯嘯吾聲足以鞞四海掀九州而覆之也時也若鳥能威言未既豐隆嘘焉屏翳嘆焉飛廉嘯焉莫晝莫夜彌山漫谷者亦半載嗚呼竊造化之權而私以怒競民物奚罪哉

詩集 **鳴到曉** 一夜青蛙 **鳴無謂** 蛙黽 閭 閭 閭 閭

水旱卜 蛙 **鼓吹聲** 越國車前矜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羨雲真

樂口作儀同 **問公私** 兩蛙盛怒闐拜儀同日口自作 **知虛實** 春來真底好此輩聲徹曉惟等是一場狼籍去更無人與 **問公私** 春池群吠同

計聲從雨後憎北人餐未慣南食眼猶生灰酒 於渠似可行楊廷秀

蝦蟆 **水族** 嘉魚薦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能致雨潤我百穀芽蠢蠢 中無足者蝦蟆形穢肌肉腥出

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蟆得其志快樂無以加
地既蕃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喧嘩豈惟西池
上汗君清冷波可獨瑤瑟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
天跳躍隨嫦娥往往蝕明月遣君無柰何白居易
中水特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
柰背脊跳跳雖云高意不離寧澤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
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常願眠不竟叵堪朋類
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李校雖蒙勾踐禮竟不聞
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橈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鈎罩余初
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為其
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為孝哀哉思
慮深未見許回擢韓昌黎答柳州食蝦蟆
一非磊盜於背人言懷土虫棄去俄復在昔有繫青繒酉陽志
其怪嘗觀三物圖副以蛆蛆帶相持莫先動含毒相屠膾端欲
兄龜龍未肯弟孔翠仙語解人頤子陽妄尊大慎勿離窟穴旁
午凡五輩東行犯日忌束縛非其罪儻有切玉刀甘心指鼎鼎

何為者

蝦蟆

水居

蝦蟆

平生不下筋實憚背脊疥何必食馬肝前脩
有明戒願君易嘲誚微命其何貸洪駒父
血蝦蟆獨無之雙目但瞠也一腹一一龍變或託躰魚服觀
幽姿罕見三足蟾詎減六眸龜向來秦履瑞背負輪菌芝坐謾
皆下吏膠車等兒嬉雖蒙黃金擲荆卿空爾為或以白玉琢形
模抄工僂咄爾百醜質詎辱五鼎脂浪號土底曦雄誇水中雞
何足汗帝箸但可充地飢作意
一池鳴和我五字詩洪駒父

亦瞞其

動物類含

蛤

強號 一為蛙 蛤見前注

宗生

吾廬逼沮洳蛙蛤一一之委 委見科斗閤閤已在茲夜聲

一何喧達且乃淺微月令紀蝼蝈語默亦有時豈伊不平鳴杳
杳竟何為那復當鼓吹安能問官私吾聞崑崙下厥大數十圍
蟾蜍窟望舒色勝金馱蹄癡騃反蝕月吞吐誰能知坎井我自
足跳梁而持頤鼈笑色無愠鷄化理莫推疥躰不自惜或以調
盞醢柳州味南烹下箸甘若飴在昔薦宗廟乃與羔兔齊擅咸
幾被坐巨細不可遺莫以腥臊棄終將瑚璉期洪駒父

蟾蜍

窟望舒

蟾蜍一色勝
金裏蹠詳見前注

奏鷹瑞

罕見三足
蟾詎滅六

眸龜向來
詳前注

蝌蚪

何時生

朝開南籬梅暮聞北池蛙
根已吐芽只畏草葉長其下可隱蛇游子

且勿行蝌蚪成蝦
蟆梅聖俞初聞蛙

達旦微

委委見蝌斗閤閤已在茲夜螿
一何喧一乃寢一詳見前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九十

別集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九十

別集

合蟲象門

蜜蜂

附

螺贏

蜥蛉

裕物總論

蜜蜂三種皆一日兩衙一種在林木上作房一種
在人家作窠其蜂其小微黃蜜皆濃美然蜜採花

而成花之色不同而蜜之色隨異或白或黃或赤凡三色視
其花之色也一種黑色以蜜作房巖崖高峻之處非人跡可
到其蜜名石蜜又名崖蜜人以長竿刺出多者至三四石味
醜色綠比他蜜尤勝蠟其密底煮治乃成其他大黃蜂比蜜
蜂差大在人屋及大木間作房大如巨鍾其中數百層土人
採之須以物蔽躡捍其毒螫以火煙薰散方敢緣崖木斷其
蒂一房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塩炒乾味佳蓋所謂佩蘇
也土蜂子即穴居者最大蓋馬蜂也亦名曰鱣土人亦啖其
子皆薑尾能螫人又一種蝎蜂巢在藜鼻蛇穴下故毒螫倍
諸蜂蠶中手足輒斷落中心胸則地裂所他蜂中人方不能

療須持禁制之令一種細胥蜂名螺贏名蒲盧又名蠟蚰觀其所負不但蝨蛉或蟾子磔而斃之因產一小卵於其上俟其卵化而成形漸食所負之虫久乃寢犬生翼飛去其聲似云類我類我者

事類

壺蜂

有密謂之

玄蜂

若

稷蜂

不

取蜂繫衣

尹吉甫子伯奇事後母至孝母去毒於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

自死列女傳

有蜂附車

豫章嚴豐字孟侯為郡主簿太守賈萌卒兵欲誅王恭一飛一萌

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萌

飛還入口

葛仙翁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先作

一奇戲食未竟仙翁曰諸公得無欲見乎即吐出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良久仙翁乃張

口見蜂皆一一

鑽他故紙

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窠紙中成飯食之別傳

不肯出

傳燈錄

顧况採蠟章

採蠟然者也荒巖之間有以蠟蒙其身腰繫造險及有群

蜂肆毒哀呼不應則上捨藤而下沈壑採採者蠟于泉石兮惶惶中堂列華燭兮新歌善舞弦柱促兮荒巖之人自取其毒

王元之蜂記

商於兔和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

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其眾曰王無毒不識其他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

其族而去山吐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于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析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

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迹凡取其蜜不可

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墮而不作予愛其王之

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

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臺使絕其息不仁

毒真不

之甚矣故
總而記云

螺贏

蠓翁

螺贏蒲盧即今之細腰
蜂也一名爾雅

蒲盧

夫政也者

謂土蜂也。蠓，蛉之桑虫也。取桑虫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已子，政之於百姓若此。於桑虫然，記中庸：負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詩：祝蛉，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歐陽公螟

蛉賦

祝蛉

日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

歐陽公螟

之言子莫之聽

父傳之業子莫克成父沒母死躬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虫靈人不如虫曷以人稱

詩集

蝶休離恨

沙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必寂寥崖蜜盡碧簾迢迢霧巢空育陵粉妃腰細纒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墜

長定相逢二月中

蜜爲誰甜

不論平地與山

尖無限風光盡被沾採得百花成後到頭辛苦

中有王子

空中蜂隊如車輪

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開如市全入竹屋新且完小窓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夢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功和藥慙愧野

老知利源

大勝監河

真珠爲漿玉爲醴六月田夫汗流子由收蜜蜂此不知春甕自生春蠟爲耕耘花

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馮銀篋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不見南

國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至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侯坡公集西南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醲

余得其法作此歌遺之

多爲造化使

燕嚙芹根泥蜂掇花上藥帶雨

兩股飛所取日能幾調和露與英凝甘滑於髓天寒百虫蟄割房霜在七燕已成雖歸蜂憂凍餒死乃見萬物心

合璧事類卷九十一

三

人

楊廷秀
蜜蜂

不食人間倉

蜜蜂
糧作蜜不忙採花忙蜜成猶帶百
玉露為酒花為

花香蜜成萬蜂不敢嘗要輸蜜國供蜂王蜂王未及享人已割
蜜房老饕吏來搜我室老蜂無味祇有滓幼蜂初化未成兒老
饕人攻不知止既入我
室取我子楊廷秀

蝶

附 鬼蝶

格物總論

蝴蝶色白而背青一名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
江東謂之持末又一種大如蝙蝠或黑色或赤色
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
鬼車土江南橘樹間橘虫所化也

事類

莊周夢

昔一一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
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
蝶蝴蝶之為周周與蝴蝶
必有分矣此謂物化莊子

韓憑化

見鴛鴦門注

魏牧驚

北齊

尤甚嘗在洛京輕薄
人號為一蛟蝶

周昉畫

圖一卷藝文志

鬼蝶

翅有金眼

衛公得峽中蝴蝶翅濶四寸餘深
褐色每上三箇雜組

詩集

昭君覓

葉葉復翻翻斜陽對側門蘆花唯有白柳
絮可能溫西子尋遺殿一一故村年年

芳物盡來別敗
蘭蓀李商隱

漢王精

刀筆一寫爾逼天生舞巧何
妨急飛高所恨輕野田黃雀慮山

館主人情此物那堪
作莊周夢不成羅隱

得花心

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梁重
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譙

唯柳絮所一是可要凌
孤客邀為子夜吟李商隱

宿花房

尋艷復尋香似閑還
似忙暖煙沈蕙逕微

雨一一書幌輕隨夢歌樓談採
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鄭谷

萬古貞魂

青陵臺畔日
光斜一一

倚暮霞莫許韓憑為蛟蝶
等閑飛上別枝花李義山

八字宮眉

壽陽公主嫁時粧
一一一一棒額黃

見我佯羞頻照影
不知身屬冶遊郎
翅薄於繒
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

能投死為韓翅輕糊粉
憑王介甫
鶯欲綿蠻柳欲陰露叢煙萼恣搜
尋那將兩
疑遍千花百

卉心晏
元敵
細眉雙雀
宿露花應自得暖爭風絮欲相高情人

發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遺
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林和靖
白日雙飛
羅薄香

入風高且暫歸南園芳樹下燕雀最多機
露重休深
生計託流

芳
撲粉曾過宋玉墻一身
不須
薄命寄餘

非
粉蝶爾何知秋深尚戲飛憐渠未節物猶若弄春輝露葉
今非昔霜叢疇可依籬邊菊無幾
李方敬秋

花心何處無休歇
飛近素霜時滅沒去街紅葉共
蝶雙

品物多情總屬伊
香鬢粉翅暖爭飛
上國

翎花樹荒石
曼卿秋蝶
萬家風月夜樓臺取
意宿花枝晏元敵

鬼蝶
雙眉捲鐵絲
花爭妍忽去鬼無迹藕子瞻
兩翅暈金碧初來



原件短缺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九十一

別集

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
 貞士而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喬枝而
 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苦黃雀
 作害兮患蟪蛄之勁斧飄高翔而遠託兮弄蛭蛛之網吾欲
 身而卑竄兮惧草蟲之襲予免衆艱而弗獲兮遙遷集于
 依名菓之茂蔭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
 園囿躡離侏之脫視兮姿才捷於猴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
 幹而不緣翳輕軀而奮迅兮跪側足以自閑恐此身之驚
 精曾眈而目連恠柔竿之冉冉兮還微粘而我纏欲翺飛而
 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日詩嘆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求太
 逝兮皎皎貞素侔夷惠
傅咸粘蟬賦 櫻挑為樹則多
 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為菓則亦無有
 鳴焉聊命黏取退性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粘之將至亦
 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嘉菓之珍樹蔚弘
 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
 於纖枝翳翠葉似長吟信厥樂之在茲苟得意於所歡曾注

而莫知匪尔之命適薄坐偷安而忘
危差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
歐陽修鳴蟬賦

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誠因以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蟬朝雨驟止微風不興

四無雲以青天雷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藹臨華軒古木數枝空

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冀

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

變化者耶自冀壤慕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木茂

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綽約雙鬢修嬋娟者耶

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

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鳴

兮嬌兒姹女語鸚鵡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韓疾弄舌誠可

兮引腹動股豈勉強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

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

大小萬物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乎

忽時變以物變成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

其間所以為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

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且盡於萬物乃長



蝟笑鵬飛

詳見鵬注



寒蟹翔水

文子曰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



落日鳴

蟬

當夏急

夜蟬

依山

郭

又響一餘悲

號階軒

秋蟬一感

響屢

嘶

避雀喬枝裏飛空華殿曲天寒一日暮聲逾速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東坡

清何甚

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雙翎薄更
無伴貂金置影并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令落

日呼陸
龜蒙

抱芳槐

一聲催我老堪聽兩耳畏吟休得非下第
葉噪向殘陽意度秋也作

無高韻湏是青山隱白頭若問此
心嗟嘆否天人不可怨而尤賈島

發高枝

新蟬忽——最——
不覺立聽無

限時正遇友人來告別
一心分作兩般悲前人

聲斷續

彷彿應移處從容却不聞
細——類——審聽亦難分

蘭棲朝咽露樹隱吟雲若
遣鄉愁起吾懷只是君方于

聲煩以惱

說露談風有典章詠
秋吟夏入宮商蟬——

無一些——自是愁
人極斷腸楊誠齋

蛸

向秋鳴更多

山月滿池流金波寒蛸——
——大都時節使如此止尔不得將

奈何文
与可

逮夜且復靜

鳴蛸鳴高風——
——張文潛

蜨娘

附

螳娘

格物總論

蜨娘蛸蜨也黑甲蟲噉糞二種一種大者名胡蜨
娘身黑光腹翼下有小黄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

夜方飛出至人家庭戶中見燈光則來一種小者身黑暗晝
方飛出夜不出生長沙池澤中翳家以鼻頭扁者為良或又

以鼻高目深者為良蓋胡蜨娘也
螳娘有斧蟲螳蛸母也一名螳娘

事類

智在轉丸

莊子曰蛸蛸之——於——
蜨娘能以上包糞轉成光

功可

出鏃

夏侯鄆初為浪州錄事參軍有人額上有箭痕問之云
隨馬侍中征田悅中射馬侍中微妙巴豆與蜨娘並研

均塗所傷處斯湏痛定必微痒且忍之待極痒不可忍便撼動
箭鏃拔之立出後以生肌膏藥傅之遂無苦困并方獲之本草

螳娘

執翳搏蟬

莊子曰荏周遊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鵲
自南方來者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一而一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
之見利而忘其真荏周惕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指彈而
反走餘又舉足搏輪齊莊公出獵有螳螂一將一其
見蟬類

詩集

殷床聲

洪鍾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
丸手能作一一一蕪子瞻螳螂

蟬

當車勇

玄蟬無所營風露正凄清執翳機何密一
一一自輕將迷黃雀患已變玉琴聲得喪

還相召南華所以驚
劉原父蟬螳捕蟬

蠅

附 蠅虎

格物總論

蠅數種有蒼者有青者有負金者其聲在翼然身
蒼與青者聲雄一負金者聲清暗青者能敗物巨

軍類

蠅聲

匪維則鳴蒼一蠅營
一一詩齊風

蠅營

營營青一止
于榛詩青蠅

託驥

尾

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一於騏一之
一一乃騰千里之路光武與隗囂書

嗜肉汁

青蠅一而

忘溺死衆人貪世利
而陷罪禍班固難莊

青蠅弔客

虞詡放棄南方云自恨疏
節骨骸不媚犯上獲罪當

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一一為一
一一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青蠅報赦

符堅將
赦屏人

作赦文有大蠅赤頭聲甚厲入室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
書於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於街中堅曰是前一一

也自**投筆逐蠅**

王思性急方書有蠅飛在筆端
去復來思怒一一一拔劍一一之

誤墨

成蠅

曹不與畫屏風一一點汚
孫權謂是真蠅彈之

何故放入

庫狄伏連居
室患蠅杖門

見此可法

者曰北史不令人見梁昭明太子食中頻獲蠅虫之類

方慶凍蠅王一一躡質鄙陋言辭魯鈍張記室獵蠅

盧一多作脯對夏則委人於十步之內扇上塗錫以作行

撲蠅脯祀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為一一一金溪記

拆躬術士相郭代公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

去青觸睫隱字段成式讀書有蠅一一一一偶拂殺適

從何來武儒衡時元稹倚官官知制誥儒衡厭鄙之會食

一坐皆失色時遭點染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宴

日衣服有一一一一一張復之罵青蠅文火帝降炎

六合歌然如蒸萬物長羸如騰如凌不可謝其玄造不可名其

至能忽陰薄陽化生此青蠅觸類藉藉朋飛薨切羶而蠹芳

延頰登當是之際無人不憎我疑姦人之魂佞人之魄埋鬱不

散託蠅寄迹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所以恣其點染

所以遂其慙意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為物之賊所謂

欲蓋而彰順非以潔使潔者不得自明玄者不得自默連璧失

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撫髀而太息眾君子矯而議曰

天運地拖融融虫虫何者不有何生不滋信妍酬以自任亦浩

混乎無知蠅斯眇末胡足罵為殊不知天地不言假乎仁者持
阜操程以上化下使惡不贖善真不類假廊唐堯之雍熙稱周
王之風雅防邪之萌雖小不捨厚汚若成悔何及也于是連呼
童奴疾致如意當案輒食對客攘臂指西風而罵曰未斷爾祖
終惡爾類營營歐陽永叔憎蒼蠅文蒼蠅蒼蠅吾嗟
乎青蠅止于藩爾之為生既無
蜂蠶之毒又無蚊蟲之利爾欲易盈杯餘殘瀝砧儿餘腥所希抄忽過則難勝

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
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棖廣厦珍簞
方林炎風之燠夏日而長神昏氣感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
此兩目其茫茫惟高枕之一覺莫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
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公眼眦目欲
暝而復警臂一元而已揮而猶攘於此之持孔子何由見厚公
於彷彿莊生安得與蝴蝶而徜徉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峻宇
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柰爾眾
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羹
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跡
一有霑汚人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
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嚴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
之時王徒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
如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瓶罌之固濟乃眾力
以攻鐵極百端之窺覬至於大哉肥牲嘉穀美味蓋藏稍露於
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

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減獲懷憂因之而
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
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
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乱誠可嫉而可憎

詩集

未見出頭

百年鑽故紙
一時古靈窓上蠅

知我哦詩

秋蠅

正得得緣眉復入髭欲打群

怒劍休追逐

乘炎

飛還歌去風光乞與幾多時
楊廷秀
疑屏謾指揮與蚊更

窺赦

豈無才

海上弔喪如有義筆端
計較平生事但問適從何處來
曾文昭
不須

飛聲

滿天下

可堪秋後競營營醜類青蒼逐臭生無柰
唯教黑白不分明
張俞秋蠅

蠅虎

物微趣下

形注目搖兩股卒然一擊勢莫禦十中

失一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卒一舉其真
臂吾甚武明日淮南作端午陳無已不幾到不計生
斷無失書

斷天下
可堪採薪斃命營營賤賤情蒼蒼真主無奈何
情如平全專以問直炎何或來曾文部

豈無木
無上平空吟向美筆端
不取

書文其深士林盤自向望水主誰今思不講解
出何榜人意以爲香
鐵屏點計軒與更

斷對海去風火之曲幾支却
一五一一斷解解風到人豈俗休難
恐險亦出

木良出
百五
吟

宜平以爾神
之六
其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九十三
別集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九十三
八蟲豕門
別集

蠹

格物總論

蠹食木蟲爾雅云蝓蝓也一如蟻蟻節長足短
生腐木中穿木如刀挑木中者殺鬼去邪氣桂中
者辛美可噉去冷氣又一種曰蟬音滂白魚衣書中蠹蟲今
人亦止以為蠹然二物也胡可以不別

事類

獻蠹

文帝賜尉佗書衣物佗因使者一桂一器漢
書桂蠹紫色香辛有味噉之去陰痰之疾大業

拾遺

陸龜蒙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感感
然類蝓蟻而青翳葉仰齧飢蚕之速

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
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襟黑
滿蒼分朱間黃腹瑱而脩隍綏纖且長久醉方悟羸枝不揚又
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綠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

或留篁端翮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螿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萃枯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聲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螿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各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螿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之

譚

辟蠹

芸香魚豢共畧

不蠹

火灸簡令汗取青易書復謂之汗簡後吳祐傳

詩

粉光鮮

鱗細開書亂眼前透窓疑漏網落

身不長小食盡白蘋

文字間

豈殊蠹書蟲生

散帙乾

壁魚在江湖為害于敝有言烹一物無年年

當夏暎 形狀類于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首末始

初邵康節

蟻

格物總論

蟻微蟲穴居卯生有白黑黃赤大小數種大螳俗呼為蚍蜉小螳齊人呼為蟻蚌又有翅而飛者其

郊蝼其子

事類

蚍蜉

蟻子時術之也李記

玄駒

蟻為大戴禮

慕羶

蟻

子 **觀螯**

見前螯注詳

攻藥

巴蟻衆而善棟往往木容完具

成傾壓元積文集

封戶

蟻穴大雨

蟻穴

千丈之堤以壞韓子

蟻

壤

齊威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一尺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韓子

得禍

桓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藥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竊肉以槩刺取徑入穴蔣山

道士朱應子

以沸湯一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死在穴中譙後以門冢同滅刘敬叔具死

獲報

董昭之過江見蟻冑一短蘆昭之一之後繫獄董昭之過江見蟻冑一短蘆昭之一之後繫獄

馬遊

牛亨問蟻為玄駒者何答曰一人見一數十萬騎皆大如黍米遊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烧之人皆成

蚊蚋

皆成大蟻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古今注

牀下牛鬪

太守嘗患耳聰聞後魏顯宗時一有黑一與赤

兗州蟻鬪

後魏顯宗時一有黑一與赤而頭

鄴下蟻鬪

東魏孝靜時一有黃一與黑一並五行志

盟而避蟻

朝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聞帝在宮中一因異講請目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

道也上

橋以渡蟻 二宋少時有胡僧曰小宋他日魁天下

日善

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萬人之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比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一之耳僧曰是也

小宋今年首捷

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累中魁選章聖臨朝謂弟不可以先兄以北宋為第一

惕然恐

徐孝節先生自小戒殺見

李德裕

此郡多

蝼蛄賦

居臨流實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盥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為此賦今稚子燁和之惟江潭之下國况幽

居於澤畔

何蝼蛄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寅綠於食案予乃戲而問之曰尔能居厚地而漏江河無乃處吾

身而為大患

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齊師之乏亦聞媯德之羶觀封穴而知雨驗寸

壤而得泉

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鰲之冠神嶽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綠壁滛滛奕

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温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群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之可制無其執也雖蛭蟻而不傷今願悔過戢于垣墻豈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詩集 上枯梨 行蟻 杜 漏成河 蟻壤 鮑明遠 化飯

為臣妾 蟻王 螺母偷蟲作子孫彼此 拾粒

苦鴛鴦諱 蟻子生無處元因濕處生陰淫煩擾攘 不省聞汝作

牛聲 嘔食困鮫鯨 時術功雖細年深禍亦成故穿漏江 敢憚棖來蠹深藏柱

石傾寄言持重者 勇闖劇虓虎 嘗聞螻蛄氏殺人血漂 杵不知尔何事

世言螳之戰日中當大雨苟 由來穴知雨 擾擾嗟 能驗天時殺身亦何補鄭內翰

營若有侵 非尔早為霖王霸強并弱 歸來滿

興亡古到今願君推達觀安得異機心刘原父

後車 偶爾相逢試問途不知何事數遷居微軀所 突出

陳成行 一騎初來隻又雙全軍 策 勛急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航前人

孔蝨 附 蚤

格物總論 蝨蝨人蟲蟻蝨子然頭蝨着身皆稍变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抱朴子鑿家以為出於皮膚下

蝨蝨人跳蟲也出於塵土 間或以為蟻化諒然乎

事類 甲胃生 蟻 湯沐具 而蟻蝨 相弔淮南子

衣中蝨 似 必須 口中孔蝨 以新室吞胡虜無 異 漢書

不誠也。採蝨不替。齊十士蔚賦蝨指斥。齊卞彬事

阮籍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

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火流焦城熾都群蝨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

域內何異乎蝨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李商隱蝨賦。亦氣而孕亦卵

不知其生汝職惟嚙而不善嚙回臭而多距香而絕避距之嘆似未知蝨作後蝨賦矯之。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桓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瘡涵腴乃蝨之賊

詩集食血自安。貧衣弊易垢易垢少蝨難群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迹詎可索

懷絮非吉。吾兒久失特髮括仍少櫛

人世猶俯仰尔生何足觀。揚聖俞師厚云古蝨未有詩邀予賦之曾誰具湯沐正尔多蟣蝨變黑居其元宅。蒸如蟣乱緣聚若蚕初出髮搔極蓬葆何暇嗜黎栗剪除誠未難所惡累形質前人秀叔頭蝨

蝨。捫蝨反得。茲日頗所愜。蝨去惡雖未殊快意乃為好物敗誰可必鈍老而狡天穴蟣不嚙人其命常自保前人

山進士王
為如皋令
民蜘蛛數
不齋園

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為
神人乃解圍去神仙感應篇
螢火照書
車胤字武子家貧
無燈火以絹囊盛

以
徵求數斛
隋煬帝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
華宮
螢火
夜出遊山如放

火光徧
晉傅咸螢賦
有感於是執以自炤而為之賦
余嘗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

其詞曰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遙遙而靡寧
夜耿耿而不寐兮憂
悄悄而多傷哀斯火之煙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攸懷

兮覽熠燿於前庭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泰清雖無補
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

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踈外而盡
誠蓋物小而論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喻爾職兮庶有

表乎
駱賓王螢賦
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
忠貞
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

詩集
緣帷徹
杜
拂席流
螢光
臨書

卷
幸因因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
隔慢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杜甫

入人衣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
書冷復亂簷邊星宿稀統却井爛添箇
忽驚屋裏琴

繁弄輝二洽江白髮愁看
如來歲如今歸未歸前人
借光影
放螢去不須留聚昔年

餘卷一字千回重照見青雲杳渺不可親
開囊欲放增餘怨且
逍遙還酪酏仲舒謾不窺園井那將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蟲

落千點光
劉言史放螢怨
照晚涼
王虬分靜夜金螢
含揮疑泛月帶火怯

凌霜散彩
虛牖飄花繞洞房下
清風吹
漢陵秦苑遙蒼
帷如不
解借餘光
賓王秋

螢光夜
空
金氣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輝映平明滅金
爐星噴燈
發露華洗濯
檜苑不定招搖垂高麗采

過珠網斜
旋題
羅幌
曝衣樓上拂香裊承露臺前轉仙掌
槐市諸生
對書北憲
分明辨魯魚
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騎

...

省悲秋氣 詞雀人歸 自入簾 長門帳空 來照淚 誰言向晦常自

明童兒走步 嬌女爭天生 有光非自 街遠近 低昂暗中 見撮蚊

人亦夜飛 翅如車輪 秋露洗 映水光 難定凌虛 體自輕

向燭仍藏 燭投書 更有情 猶將 疑不熱 著人 還明

流亂影 來旁此 檐楹 李嘉運 訝无煙 到來 燈下

暗翻在 雨中 冷無煙 徘徊 死炷 秋徑 莎庭 入夜 天

然梁元帝 取見時 增惡 思難窮 幽室 自分明

敢向星中 亂雲黑 偏能 兩裏 飛 今日 分 幽室 自分明

明知我去 何年 漂泊 照吾 喘 張芸叟 幽室 自分明

碧梧含風 夏夜 清林 塘五 月初 飛螢 翠屏 玉簫 起涼 思一 點秋

心從此 生方 池水深 溪雨 積上 下輝 二亂 凝碧 幸因 簾捲 到華

堂不 畏人 驚照 瑤席 漢宮 千門 連万 戶夜 二螢 煌暗 中度 光流

太液池 上波 影落 金盤 月中 露銀 闌蒼 二玉 漏遲 年二 為齒 足

愁思 長門 怨妾 不成 寐團 扇美 人還 賦詩 避暑 風廊 人笑 語欄

下撲來 羅扇 小已 投 更伴 殘星 碧天 曉君 不見 連

昌宮殿 洛陽 西破 瓦頽 垣今 古悲 荒榛 腐草 無人 迹只 有秋 來熠 耀飛 張文 潛

腐草 無人 迹只 有秋 來熠 耀飛 張文 潛

蝗



蝗形類 蚱蟻 蝻類 腹下有 梵字 是魚子 在水中 化

為之 或又 以為 蝦化 也亢 旱則 見千 萬為 群飛 常

蔽天日 所至 苗稼 為之 一空 或以 為即 蝻當 攷

事類 蝗飛入海 馬援 為武 陵太 守郡 連有 蝗援 振貧 羸

蝗不入境 魯恭 為中 牟令 飛 化為 魚蝦 東觀 漢記

捕蝗 漢平 帝時 蝗詔 一 苑中 撥蝗 正觀 間京 畿旱 蝗食

稼太宗在 吞之曰但當

食朕毋害百姓是歲蝗不為患

分道殺蝗

開元間山東大蝗姚崇奏

詩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

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

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若

募民捕蝗

水俱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云云

蝗害訖息

五代晉出帝天福間

易以粟備史

飛蝗蔽天

祥符九年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宮靈寶塔焚

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三日先是上出死蝗示大臣翌日執政有

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且曰蝗出於災灾弭幸

也又何賀焉固不可乃止於是二府方奏事

飛蝗

上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耶

墮水

趙抃守青州時山東早有蝗自青齊

飛蝗自北

公荆

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死

言行錄

罷相出鎮金陵時而南江東諸郡皆百官餞荆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先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

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

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詩集

如生朝歛暮已頃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

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云

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歛無一遺蝗笑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

被之吾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

人固已決不疑秉蠶投火况舊法古人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

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說說最說子孫衆為腹所孕多蛄蚘

化一為百無根涯口含鋒刃嫉風雨毒腸不

飽疑常飢高原下濕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擊嗟茲羽孽物共

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卑絕防其微蠅頭

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群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

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石敢申一上

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

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蠧災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

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歛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
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銳無難為往時姚崇用此
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
說為我持之告採詩歐公答米案
西來煙陣塞空虛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
苦自招渠無人可訴烏嚙肉憶弟難逢犬寄書自笑迂踈皆此
類區區猶欲理蝗餘
東
坡捕蝗有懷子由弟

灑徧秋田雨不如

蚊

附

蠓蟻

蚋子

蠓子

浮塵子

格物總論

蚊嚙人飛蟲是惡水中蟲羽化所生常晝伏而暮
飛又有鳥其大如雞黑色名鷓從口中吐出音一
二升許謂之蚊母鳥生南方池澤茹蘆中也一種蠓蟻喜亂
飛生朽壤之中因雨而至覩陽則死蚋子蠓子浮塵子亦蚊
類蠓子黑而小不礙沙穀乃夜伏而晝飛浮塵子微而不可
見與塵相浮而上下人苦之往往蒙絮衣自蔽而浮塵輒能

通透及人肌膚然與蠓子皆巢於巴蛇鱗中故
嚙人輒成瘡秋夏不愈其毒又甚於蚊子

專類

白鳥

丹鳥益一白鳥
謂蚊蚋也 大戴禮

黍民

呼蚊蚋為一古
今注許見蟻門

焦寘

海上有蟲巢蚊睫
名曰一一列子

嗜膚

蚊蚋一一則通
宵不寐矣 莊子

集肉

齊桓
公卧

於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悒悒
今白鳥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翠紗之幃進之其蚊有知禮者不
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噤公之一而退有不知足者
遂長墟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潰破金樓子

山

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何以語汝肩吾曰已出經式
義度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

涉海鑿河而一
蚤一一也 莊子

聚成雷

漢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
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煦漂

山一蚊一一是以文王拘於
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本傳

覆射知蟲

東方朔傳郭舍人
曰願問朔一事朔

得臣願榜一日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謠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燈為掌指所摺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薛窮當復脫禪

道術禁蚊 後漢趙炳有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不驅蚊 吳猛少有孝行夏日一孝子傳 **未嘗有蚊** 梁

謙居身儉素林施遠條屏風夏 **張妃綃幃** 崔祖思故陳政

日無幃帳而夜卧 **荆州高齋** 梁湘東王蕭澤作金樓子曰

儉一房唯 **遂以蚊死** 舊傳有女子

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 **夜過高郵去**

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不堪蚊咬** 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左

郭三十里天陰蚊感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 **道猶醢雞** 孔子問老聃之言其告顏回曰

死不可失節 **王周蚋子賦** 蚋子之下有蠓子蠓子之下有浮

巴蛇鱗介中微蟲所變耳三伏間晝飛夜息嗚啄人肌膚動為

瘡疔能飛不見其翼能齧不見其口微眇之極雖緝密衣服亦

可通透莊生焦冥之說近之也至微之蟲豸詩獨无蚋故作賦

以廣之口蟲之至微名之曰蚋信乎蟻之別品為復蟲之餘裔

君策蚊之異類結搏牛之深契附諸齷蒸產波無穢張華之識

為療俾爾之銷

言者也

營營

五月中秋息飢蚊尚一一但將膏血求豈竟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以偷生願為天下愧一

清孟郊

擾擾天下有蚊了候夕嗜人膚平望有蚊子白晝來

然隨船觸

皆人人肉微形紅且濡振蓬亦不惧至死貪膏腴

舟人敢停棹陸者亦疾趨南北百餘里畏之如虎驅噫嘻天地

間萬物各有殊陽者陽為任陰者陰為徒蚊蚋是何物夜後喧

牆隅如何正曦赫吞嚙當通衢人筋為爾斷人力為尔枯衣襟

穢且甚盤饌腥有餘衰豈是賜德不能使消除豈是有主者此

鄉宜毒茶吾聞蛇能螫避之則无虞吾聞虱有毒見之可疾驅

唯是此蚊子逢人皆病諸江南夏景好水木多瀟取此中震

路風月彌清虛前後幾來往襟懷未曾舒朝既蒙曠積夜仍

遠條雖然好吟詠其奈難踟蹰人生有不便失意多可掬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微豈足污簡牘乾坤量寬

大善惡皆含育荒茫三王前民物交相黷禹鼎象神姦蚊龍遠

潛伏周公驅猛獸人始居川陸迹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大患

已云除細微遺不錄蠅蚋蚤蝨蟻蜂蝎蛇蝮惟尔於其間有

形纔一粟雖微無柰衆惟小難防毒嘗聞高郵間猛虎死凌辱

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水鄉自宜尔可怪窮邊俗晨食下幃

幃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山地氣尤卑溽官閑懶所便惟睡宜

偏足難堪尔類多枕席厭綠撲薰簷苦煙燼燎壁疲照燭荒城

繁草樹旱氣飛炎熇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清風得夕凉如

救脫囚桎梏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見此迫促

翔翔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窓來若翳聚隙一一叢身疑陷

圍聒耳如遭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

背腹盤飧勞扇拂立寐僵僮僕端能窮百計還坐暝雙目於吾

誠不較在尔誠為酷誰能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凰麟千

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豈堪數類陽照窮巷暑退凉風

豈堪數

生夫子卧環堵振衣步

豈堪數百卷九十四

前楹愁煙起四鄰鳥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昏眾蚊復薨薨群飛
 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眾蠹腐草為飛螢
 書魚長陰溼醯雞由鬱蒸豕鬣固多蝨牛閑常聚吐元氣或抑
 鬱播之為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虛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乃
 藻局金缸瑩椒壁玉壺食夜冰終朝事薰綬豈敢近簷薨富貴
 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墻百蟲聚下偃眾穢盈何嘗曲肱樂但
 若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
 喧囂不可久片席
 何時征梅聖俞
許巢睫 向晚化汗積群飛來戶庭蟪蛄
 蔽雷音亦感聽猶矜負山
猶撲面 江城落木已窮秋病客
 力血食也需腥梅都官
 初寒欲襲裘暗室飛蚊
 不知天上火
 西流張文潛秋蚊

蝮子
嗜肌膚 蝮子微於蚋朝繁夜則無毫端生羽翼針
 喙一一一暗毒應難免羸形日漸枯將身

遠相就不
 敢恨非辜
通鼻息 有口深堪異趨時詎可量誰令一一一
 何故辨馨香沉水來滄海崇蘭泛露光
 那能枉焚蕪介衆
 我微茫並元稹

有鼻無聲 可嘆浮塵子纖埃喻此微寧論隔紗
 恍并解透綿衣一一一能成疖一一一不
 見飛病餘雙眼暗向
暗嚙潛飛 但覓皮膚潛安知瑣細來
 計辨零霏並元稹
 因風吹薄霧向日誤輕埃
 一一一堪銷骨一一一有禍胎能
 無防偷處留待雪霜堆前人

蜘蛛

格物總論

蜘蛛大腹深灰色多於空中作圓網然亦數種在
 地布網者名土蜘蛛絡繫草上者名草蜘蛛長蹄
 者名蠪蚩小而長脚者名喜子能於空中作懸網狀如魚鬐
 者亦名蚩蚩然有赤斑者有五色者有大身上有刺毛者有

薄小者惟在屋西面有網身上尻大腹內有蒼黃膿者為真其大者身連數寸而騎長數倍其網羅竹栢盡死

事類

螞母

長騎河內人謂之——着絡婦

絡婦

有赤斑者名——新——本草

陶隱居注

螞作網

湯出見羅者湯下車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昔蛛————今人李結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世紀

蛛布網

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

蜘蛛————曳繩執豕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猶沒其智布其網曳其

繩執豕而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寸之御是曾不知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

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符子

蜘蛛集

樊噲問陸賈自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皆有瑞

應豈然乎賈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而百事喜小故猶微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呪之鵲

嘶而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非天命何以得之西京雜記

蜘蛛隱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

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人

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之——金樓子

害物命

王守一自稱終南山人布

衣賣藥於洛陽市常携一柱杖每見蛛網必以杖毀裂盡淨而後已或問之曰天地之間飛走之屬捕逐搏拏固非一物均為

是口腹以養性命獨蜘蛛結網張羅設機巧以————吾是以惡之勝非錄

中蜂毒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

於齋中見一大蜂骨於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

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癒筆談

羅隱秋蟲賦

秋蟲蜘蛛也身置羅網間

實腹亦羅網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賦之口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

尔身之危兮
李德裕喜徵論
陸賈稱蟻子垂而百事喜
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

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嘗思之蓋以人具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
有主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款然感氣發於圓丘之上其

榮盛也如陽氣發主烟熅涵煦有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
瘁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李許負疑用此術所以

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蟻子垂於簷楹之間
室有明燭膏燼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

以此推之
張文潛蜘蛛賦
魚遊假淵鳥棲求木而我所
無所逃也
宅獨取諸腹巢于墻屋人不

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所
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斯蟲是愧

長跼
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縫隙容一一虛空織
橫羅縈纏傷竹栢吞噬及虫蛾為送佳人喜珠

喜絲
稚予憐圓網佳人呪一一那知緣暗隙忽復嚙
柔肌毒勝攻猶易焚心療恐遲看看長祆緒和

爾絲專孽
春蚕吐出絲濟世功不絕蜘蛛吐出絲
飛蟲成聚血蚕絲何專利一一何一一

為網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蚕身與汝身汝身何大
身不為已汝身不為他蚕絲為衣裳一一一一

反顧爾蠶笑
誰謂
謀身一

斯民患寒列尔為裳與襦斯民患裸亦尔使曳且委餘事及
木自庇一縷無彼蛛豈無絲結網緣庭除朝昏伺群飛所得充

於國智晁錯於身愚石頭以伎寵望之以讒誅須知磊落人死
耳不為蛛張

妨礙小蟲飛
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一一
蜻蜒倒挂蜂兒窘催

喚山童為解
圍范至能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九十四

目錄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目錄

外集

卷之一

建安虞

載

子厚編

典禮門

典禮

卷之二

典禮門

元會

入閣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燕饗

鄉飲酒

耕籍

卷之三

典禮門

郊祭

二郊分合

卷之四

典禮門

祀太一

祀五帝

祭日月

祭星

祭風雨

卷之五

典禮門

祭社稷

祭山川

卷之六

典禮門

明堂

雩祭

蜡祭

卷之七

典禮門

祖宗配饗

功臣配饗

儒先配饗

卷之八

典禮門

袷禘

太廟

四時祭

祠

禴

嘗

烝

卷之九

典禮門

原廟

卷之十

音樂門

音樂

卷之十一

音樂門

樂章

樂府

樂曲

卷之十二

音樂門

樂舞

卷之十三

音樂門

樂器

鐘

鼓

卷之十四

音樂門

磬

方響

琴

見前集

瑟

阮

箏

卷之十五

音樂門

琵琶

簫

笙篥

卷之十六

音樂門

簫

笛

鼗粟

笙

竿

笳

角

拍板

卷之十七

刑法門

法律

法律

律

令

格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十五

七

式比

科

卷之十八

刑法門

刑辟

謹刑

寬刑

峻刑

淫刑

刑措

卷之十九

刑法門

答

杖

徒

流

卷之二十

刑法門

獄繫

卷之二十一

刑法門

學獄

留獄

鬻獄

卷之二十二

刑獄門

失入

議讞

卷之二十三

刑獄門

拷訊

卷之二十四

刑獄門

申理

卷之二十五

刑獄門

赦宥

疑獄

寃獄

失出

推斷

款辨

獄空

卷之二十六

詞訟門

詞訟

田地

告訐

兄弟

婚姻

卷之二十七

賦稅門

賦稅

督賦

擅賦

重斂

薄賦

代納

逋負

不輸

蠲免

期限

預借

量產

折科

均配

奏罷

隱漏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徵稅門

商征

卷之二十九

徭役門

徭役

董役

寬役

規避

隱匿

不均

卷之三十

徭役門

差役

雇募

義役

卷之三十一

救荒門

平糶

卷之三十二

符璽門

玉璽

符

印

卷之三十三

服飾門

衣服

天子服

后妃服

朝服

野服

儒服

戎服

褻服

道士服

方士服

僧尼服

婦人服

製造

奢美

儉敝

竒怪

洗滌

補綴

贈遺

賜予

服色

卷之三十四

服飾門

冠

冕

幘

纓

幘頭

弁

巾

帽

綏

卷之三十五

服飾門

裘

襖

襪衫

紫衫

皂衫

褶子

勒帛

袍

褐

深衣

涼衫

大衣

半臂

汗衫

卷之三十六

服飾門

裳

袴

帶

紳

鈿

裙

禪

鞞

腰帶

卷之三十七

佩帶門

佩

組

綬

魚袋

卷之三十八

簡笏門

笏

手板

象簡

卷之三十九

寢衣門

被

卷之四十

履鳥門

履

屨

鞮

屨

屨

卷之四十 被 履鳥門

十一

鳥

屨

屨

鞮

屨

鞮

卷之四十一

香茶門

香

卷之四十二

香茶門

茶

卷之四十三

香爐

卷之四十三

十一

餽遺

餽遺

辭受

卷之四十四

飲膳門

酒

造酒

禁酒

沽酒

貰酒

送酒

賜酒

賜醕

擢醕

獵酒

使酒

酒德

禮酒

鄉飲

裸飲

劇飲

戒飲

不飲

彊飲

真率

罰飲

酒令

飲諛

酣醉

卷之四十四

宿醒

麩菓

卷之四十五

飲膳門

飯

粥

羹

卷之四十六

餅餌門

餅

胡餅

蒸餅

湯餅

麩

環餅

不托

裹蒸

冷淘

卷之四十七

鹽醢門

鹽

醢

醢

醬

卷之四十八

膳羞門

肉

脯脩

鮓

炙

鱠

海錯

卷之四十九

簾帷門

簾

帷

幕

帟

幄

帳

幃

紙帳

幃

幃

障

幔

幃

卷之五十

屏几門

屏風

枕屏

床屏

几

案

杖

卷之五十一

床枕門

床

榻

胡床

繩床

枕

衽席

簟

相檮

氊

竹夫人

湯婆

卷之五十二

鼎鑊門

鼎

鼎

鬲

錡

鬻

鬻

分類事類彙編

鏡

鏡

銚

銚

甌

甌

卷之五十三

鏡照門

鏡

鏡匣

鏡臺

鏡帶

卷之五十四

燈燭門

燈

燈檠

燭

燭蛾

卷之五十五

燈火門

火

火災

火禁

野燒

薪

炭

分類事類彙編

卷

卷之五十六

弧矢門

弧

橐

破

鞞

鞞

秘

弩

弦

矢

栝

羽

鏃

棚

箛

贈

繳

彈

卷之五十七

刀劍門

劍

室

劍衣

七首

刀

寶刀

八

九

七

卷之五十六

八

七

銅刀

鸞刀

書刀

剪刀

卷之五十八

舟艦門

舟

戰艦

鈇刀

佩刀

割刀

御船

卷之五十九

車輿門

車

戰車

輦

輜輶

輜車

輿

御車

軒

輶

重

輜

輜

金屋事類外集目錄

輜

轅

軾

綏

軌

輶

輈

轂

衡

軫

輳

卷之六十

傘扇門

蓋

繖

扇

便面

如意

卷之六十一

珍寶門

金

黃屋

傘

筴

麈尾

藥金

金屋事類外集目錄

三

上

銀

水銀

銅

膽銅

鐵

鉛

錫

卷之六十二

珍寶門

王

璧

琅玕

卷之六十三

珍寶門

琉璃

水精

玻璃

車渠

碼碯

琥珀

珊瑚

珠

大珠

真珠

火珠

水珠

金匱要略卷之六十四

採珠

瑟瑟

璣

卷之六十四

幣帛門

錦

綺

帛

素

繡

練

繪

練

綾

絹

縠

絲

綿

絮

簞

絺
綌

卷之六十五

錢幣門

錢

鐵錢

銅鐵相權

銅楮相兼

金匱要略卷之六十五

二十三

釵銷

私鑄

楮錢

漏泄
盜鑄

卷之六十六

楮幣門

四川交子

河東交子

東南會子

湖北會子

關外會子

興元會子

關外會子

興元會子

河北會子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目錄終

外集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一
典禮門

典禮

禮經考索

禮果何物也非天降地出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自天尊地卑而禮行乎其中唐虞聖人別

之為節文說者謂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之名也周人建官分

職其見於大宗伯之所掌則亦不外是五禮之目焉然唐虞

聖人既謂之五禮矣又有所謂三禮焉何哉蓋三禮者特就

於禮中而言其祭天地人之三禮非於五禮之外又他有所

謂三禮者也然要之唐虞三代聖人之所謂禮則必有其本

焉本者何恭敬之心也其間或有損益之不同沿革之或異

所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不過儀文之品式而已唐虞三

代聖人達矣春秋之間其散見於列國之諸侯猶知有禮之

本是以魯為秉禮之國其間如齊晉鄭衛之君亦庶幾乎是

禮焉猶秦楚吳越號為夷狄爭相雄長夫子作春秋多以人



書之蓋譏其不知中國之禮也明矣。戰國之際此禮蕩然故荀卿氏作書拳拳於禮之本蓋欲返當時而復於王者之制也。秦人每事不師古始捨禮而用法故先王之禮至是蕩盡惟其不知禮也是以罷封建裂井田開阡陌大抵多求勝於古人不知唐虞三代之聖人以禮立國者本無是事而秦人一切反之亦何有於先王之禮哉。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其視古人之禮為何物唯賴叔孫通制為絲葛之儀而一時君尊臣卑之分稍有所植立然漢人之禮終非古人之禮。各相鼎峙六朝分為南北正統之論不明夷夏之分雜橋所謂古人中於天地以立國者皆無矣縱有宗廟郊祀之儀亦不過區區是禮之文耳尚何足與議古人之禮耶。人立國自太宗閨門之內自有慙德而此禮之本已撥矣先儒有言唐人大綱不正所謂綱者正指禮而言也惟其初無父子兄弟之綱是以終唐之世多受夷狄之禍唯其間有正觀顯慶之禮又有開元之禮厥後又有杜佑參益二百篇之新禮亦不過文為制度之末曾何補於唐家之一代哉。天地閉

塞不通之時固無暇責其所謂禮者惟我本朝治體最純家法最正以仁立國以儒立教故太祖即位之後未遑他務即其車馬臨幸親贊孔顏一事觀之則其是禮之本隱然見於崇儒重道之中異時見於劉溫叟之所上者皆其儀文之節目也爰自繼世而後宮室禱祠之役共加以封禪之事天書之說啓於王欽若之從史雖以輔臣如王旦寇準之徒亦不敢持異議厥後崇禎之際一變而為道教則降真延福玉清上清等宮相繼而起加以小人如蔡京無復矯枉過正中天之禍惟中國之禮不立推原其由萌孽於王欽若濫觴於蔡京其罪有不可勝誅也。中國立國江左當建紹之初每事草創雖未暇及於是禮然而撥亂反正中國之人心復有所宗主皆是禮相與扶持也又豈待如秦檜和議既成之後始定郊廟宮省之制備禮樂文物之具而後始謂之禮哉自是以來襲四宗之緝熙宣二祖之重光紀綱制度相為扶持自三百年以至千千萬世與天地同其久與日月同其明與山嶽同其高與河海同其深皆於是禮之本有信云

事類

節文

禮之實一斯二者是也孟禮者因粉澤

禮者理之

白帟

緣飾

禮漢書會通

防範川有

有見禮教之

經緯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

釋回禮

美去偽

著誠

三禮

典朕

五禮

天秩有禮

有庸哉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修五禮

吉凶軍賓嘉之

禮並書

又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以佐王建邦

百禮

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禮

以洽

儀禮

禮儀

典禮

前禮煩

亂書

禮謬

末

節

鋪筵席陳樽俎

禮者禮之

虛名

由三代而上治此

天下由三代而下治

出於二

白受采

日受和

而禮樂為

唐禮志

白受采

之人可以享禮

繪後素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

也子曰事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

可與言詩

禮之初

夫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

於鬼神

禮之本

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語禮之

用

子曰斯為美小大由之

天澤履

以辨上下定

雷天壯

以非礼勿履並易

駒犢從

或問太古德懷

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禽獸

無 鵙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人而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禮故父子聚麀是故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記曲禮

聖人不取 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

義峭峭聖人大道既隱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為禮記

文獻不足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證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

損益可知 子曰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伯夷降典 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書

公作儀 禮十三篇敬以行禮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命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禮

儉而用禮 魏武公肉史過賜晉侯

昭公也儉不中禮故作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

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

昭公知禮 陳司敗問昭公之喪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

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知禮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

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昔

氏亦有反玷管一而一執不知禮

文仲安知 子曰臧

禮乎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

於與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記

晏子馬知

曾子曰

謂知禮也

已恭敬之

有焉有若

曰晏子

一狐裘

三十年

遺車一

乘及墓

而反國

君七個

遺車七

乘大夫

五個遺

車五乘

禮

老子絕滅

禮孝吾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戲陳俎豆設禮容史周禮不弃齊仲孫狄來省難歸公

猶秉一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顛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一周禮未可動也君異務寧曾難而親之親有禮云云霸

王之器也左周禮盡在韓宣子聘曾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公之德與周之退而學禮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

所以王也左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李禮無以立鯉一一語事之學禮昭公至自楚孟

禮乃請李之苟能礼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

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戒於

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前

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以致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二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属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一而一馬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

曰君子是則是效孟是以有禮劉康公成肅公會普侯代

僖子可則效已矣左是以有禮秦成子受眼于社不敬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一一動作一義

命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云云至敢不從遂入卒爭歸以語范文昭公如不可謂禮晉目郊

子文子曰無礼心食言吾死無日矣左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礼晉侯謂安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礼乎對

曰魯侯焉知礼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今无失其民

天對曰是儀也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今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今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

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木末可於此乎在

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礼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礼左問何謂禮子太叔見

子問揖遜周施之礼焉對曰是儀也非礼也簡子曰敢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天礼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子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散為五色竟為五聲淫則昏乱民失其性是故

為礼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之儀以奉五味為九文文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志為君臣上下以則也

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母兄弟姊妹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治四時為刑罷威獄使民畏忌以

類其震曜殺戮為温慈惠和以收夫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文志哀有哭泣樂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今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

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礼者謂之成人大叔孫繇取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左

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與弟子百餘人為曹褒尺簡

野外所撰禮与律令同錄藏於禮官法家幕叔孫通次序礼事制礼寫於二一四寸一依舊典雜以

五經識記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又作章句和帝遂用新禮冠擢褒為右散騎後張酺張敏等奏褒擅謝曰

制漢禮破聖術宜加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礼遂不行

未遑

賈誼欲為文帝議改制度易服色定禮樂而謙遜謝之其後大臣絳灌之屬壞之其議遂寢木傳

事猶多闕

漢丞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

二禮兼行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房元齡魏證等因禮增修是為正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杜正倫

等增修之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李義府許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中詔復用正觀

禮由是終高宗世有

五禮始備

明皇開元中詔徐堅李銳等撰述歷年未就至蕭嵩

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

之文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又唐六典凡

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二曰賓禮

其儀有八三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四曰嘉禮其儀五十五

凶禮其儀一十有八知皇帝號太宗宴群臣積翠池酣樂賦詩魏

一帝曰證言知朝廷尊肅宗於靈武擢李勉監宗

未嘗不約我以禮知朝廷尊肅宗於靈武擢李勉監宗

營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繼勉効其不草上其儀杜鴻漸至

恭帝歎曰吾有勉乃之草上其儀靈武與柳

冕等勸肅宗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鴻漸明習朝

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具其儀上之草具其

儀李吉甫正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

崩自天寶後中宮虛而禮廢缺吉甫德宗稱善

元感練治武后時日如遂享明堂封高口詔王盈孫

折衷殷盈孫時喪亂後制變彫紊崇敬多識禮家李

一容咸得其正許孟容有禮李每常得未聞王方慶

嘗就徐堅質疑晦堅杜佑通典劉秩據百家作周六官法

為申釋一折一杜佑通典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釋

禮儀類考卷

才過劉向而杜佐以為未及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
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

書儀 五代一一為太常卿初鄭餘慶常採唐士庶吉凶書疏
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一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

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端風俗且無金革之事
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

上共刪定之岳與博士臨野田敏增損其書而事出鄙俚其婚
禮親迎有女坐墀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

伴周官法 見前 **號周禮庫** 李涪博學禮樂之事人
詳注 多卷之一為一一

開寶通禮 本朝 太祖開寶四年上命劉溫叟李昉盧多
遜賈黃中以 本朝沿革制度廣成一書號曰

藏之書府 **祥符儀注** 自宗一一三年頒州縣奠
文宣廟一一并祭器圖 **慶曆**

禮儀 仁宗慶曆四年上新修太常禮
四十三卷 一一一一六十三卷 **治平禮書** 仁宗一一

歐陽修已編纂禮書成百 **一代制度** 仁宗景祐四年同知
卷記以太常因革禮為名 吳育言修儀禮之故

事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 **五禮新儀** 徽宗政和八
約古今制度為一一之一一一從之 年御筆禮止

邪於未形先生作儀以範民而教之中其意微矣一一州
縣推行未臻厥成可依所奏今諸路監司因部考察歲擇一二

以聞當議賞罰 **禮以義起** 大觀二年詔一緣人情一一而
以勸忠厚之俗 因時之宜御今之俗善法古

者不法其法法其所 **禮之用大** 孝宗乾道五年故銓進對
以為法之意而已 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

可以已之說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 **王臨川禮論** 嗚呼
哉上曰朕記曾與卿說一一甚一一

苟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
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苟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

於言化則不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
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

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

偽是以禮興焉今苟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識其驕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蹠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染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切之法變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本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至而不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負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御勤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遜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

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照邪以謂天性先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大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

司馬公通鑑論

臣光曰

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禮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上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倦倦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婦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

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而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之衛君持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无所惜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体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懸縣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兵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執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夷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相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復為諸侯者社稷先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詩集

方知皇帝

終藉叔孫禮一尊唐太宗

焉知禮法

阮籍

疎杜

草具一王

儀

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為兩生皆不欲

群豪果知肅黃金既徧

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彫何為反初服王荆公詩水孫通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一

外集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

人典禮門

外集

元會

附

冬至日

五月一日

禮經考索

元會正月一日朝賀禮也其來古矣歷代不廢國朝東都全盛固嘗行之中興後僅一行而止

視舊儀損三之一云冬至日與

五月一日朝會亦不可不攷

事類

輯瑞

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云

詢岳

月正元日舜格

于文祖于四闕四門明

覲羣牧

舜既月乃日四岳班瑞于羣后

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

率百官

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若帝 奉嗣王

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歸于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之初

古今事類備要卷之三

二十六日三月服闋 十月朝 叔孫通與弟子徵魯諸生共

踰月即吉服並書 起朝儀習之月餘會一諸

侯一官各以次陳列臚句傳皇帝輦出房闈帝曰吾乃今知

皇帝之尊也注高帝初用秦建亥為歲首故於十月為元 三朝會 後漢春一 同漢京是月也天子受 日蝕

在一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止旦當一 朝士疑會

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禋

禮者四一 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灾

消異伏或推術繆誤也或善而從 天生旨將至 晉康帝建元

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子否庚未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

於是蔡謨著議非之曰云云間 行慶樂之禮於礼在

矣云云庚未從衆議 珪壁入屏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

遂以却會並晋礼志 嚴太階東置白獸樽群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

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一 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象鼻

乘輿以出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而書騶騎引

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今

陳便宜者聽詣白獸 詔書宣示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

樽以次還坐宴樂罷 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

及穀價苗麥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

以詔牘亦以雌黃塗飾上 勞諸上計 正會日侍中黃門宣

寫詔書正會日依儀 一 郡 一 勞 諸 上 計 正 會 日 侍 中 黃 門 宣

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跡濫劣者飲墨水

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

跡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 受羣臣賀 皇帝元正 一 朝

簡同流外三品叙 並隋書 而會前一日尚食

設御幄于太極殿有司設羣臣容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展聚置

按陳車輿又設解劍席於縣西北橫街之南其日將土填諸街

金華書頁卷三 二

勅所部列黃麾大仗及陳於殿庭羣官就位侍中版奏請申嚴
詣符衛之官諸閣奉迎元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辨皇帝服
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方即御座南向尊
寶置于前公主以下及諸客使等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
在位皆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跪烏跪解劍置于席升當御座
前北面跪賀稱其官臣某言元正首祚景福維新伏惟開元神
武皇帝與天同休乃降階詣席跪佩劍伏與納履復位在位
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初羣官將朝中書侍
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祥瑞案
俟於左延明門外戶部以諸州貢物陳于太極門東禮部以諸
蕃貢物可執者蕃客執入就位其餘陳于明堂前上公已賀中
書令奏諸方表皆門侍郎又進跪奏神瑞於案侍郎與給事中
引案退戶部尚書進詣階前跪進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
物請侍所司承制退稱制曰可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跪奏稱
禮部尚書某言諸蕃貢物請侍所司承制退稱制曰可大府帥
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二納義門祝物者隨之典儀曰

拜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一位者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
言禮畢皇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閣引東西面位者
以次出蕃客先出於至不奏
祥瑞無諸方表唐禮樂志
百官上壽大朝會詔興十二
年十月詔來歲本
行之至望之爲禮部侍郎言排辦不反靖竦來年冬至既而不
果十五年正月朔旦乃克行用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
都舊儀損三之一時無大慶殿遂權於崇政殿行之以殿狹輦
出房不鳴鞭它如故事是日設宮架樂百官朝服上壽如儀自
是一行而
止雜記

五月一日歐陽公帖 脩啓信宿爲况清佳前日貪奉笑言
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

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
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无礼後方有
畧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中間嘗罷
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仔細

冬至日 朱文公語錄

見衣服門 涼衫類注

詩集 淑景輝雕輦

魏證奉和正日臨朝詩 高旌揚翠煙

近臣

有虛位

天星中落雞喉一啣嘆夫起餐車載脂正當窮冬寒未已借問君子行何之會朝元王元不至受命上

宰湏及期待後近臣 公今此去 歸何持韓愈天星送揚疑即中賀正

入閣

禮經考索

閣殿側小門也 皇帝不御前殿而坐便殿於是乎始有入閣之儀 其儀蓋用隻日常朝與正衙黃麾

仗自東西閣門而入凡百官侯朝於正衙者皆隨之而入也 前古所未閣實自唐人始焉但爵正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 其禮殺或者不辨而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則失唐人之本意矣

事類

入閣議

唐太史 品以上

誅 天子御便殿百

入閣門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 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

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 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 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 洛陽人李弘秦誣告長孫无忌謀 反上立命 朝望入 唐僖宗自乾符後國亂禮闕天子不能 斬之同上 日拜 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

而 閣有仗其後習見 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 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五代唐明宗而復

五日

入 五代唐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 一隨宰相 見於內 殿謂之起居季琪言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

人多御崇元

本朝景祐元年李淑言唐寶曆之後嘗以月 朔御紫宸殿行入閣儀後雖五代淑擾猶或

不廢弛及 本朝 太祖五行其禮 殿備殿中金吾 諸仗設待制侯對官崇元殿即今之大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

大明殿即今之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別定新儀就文德殿
庭增設黃麾仗 真宗亦三行之繪圖儀講習藏之禁閣茲禮
之廢向踰三紀願 詔行文德 太宗淳化二年上以入閣舊
因盛時修起之 圖禮容不備命楊徽之等詳
定儀注十二月丙寅 其禮於 殿張洎上疏曰今之文
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重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
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奉人之殿今之崇德殿即
唐之紫宸殿也在唐為上閣乃隻日常朝之殿前代謂之入閣
儀注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
仗契勘畢喚仗節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輿論以入閣
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无謂也仍請準舊儀侍從先入起居
畢分行立於丹墀下謂之蟻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
合於

行入閣儀

太宗淳化三年夏五月朔 陳於庭上以為儀衛大簡命有司更設 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後 神宗熙寧三年

王珪等言入閣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
唐紫宸殿中省細仗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
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閣門入
故謂之入閣五代以來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閣門所載 初公唐政
者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為盛禮不可遵行故罷之 事百官日赴之德殿宰臣押班謂之常朝休假三日以上內殿
起居官畢集謂之梅行宰臣以下應見 辭者皆先赴文德殿
謂之過正衙元豐四年冬侍御史知雜事 中行言今垂拱田殿
宰臣已下既已日參而文御常朝仍復不廢極為外謬甚至橫
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公事 政事然必俟天子御
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 於申請欲乞罷去詔從之 入閣本意 在宗寶元二年上嘗
摩言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常受朝之儀也今欲求入閣
本意即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
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与舊儀合唐自中葉以還隻日及
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笑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殿是也

入閣遺制

劉原父駁五代李琪凡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一一之一而反謂之起居朔望一出

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

歐陽公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

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也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

不合故事也期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却御前殿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起居而廢正衙含元大殿宣

政常朝廷英便殿前殿入閣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

不洽詳之

詩集 爐煙起

寒生千門裏日照闕闕間禁旅下成列

物 香風轉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一飄合殿春一一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

頗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臨東省會送獲龍集鳳池杜紫宸殿返朝口號

燕饗

禮經考索

燕饗君臣俱有之禮也然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饗有醴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設乾而不

食此其所以訓恭儉宴則不然有折俎為得以相與而共食非所以示慈惠而然乎古者慈惠以布政而恭儉以行禮二

又所以成其政也然又不能無隆殺之辨上三公三饗三燕侯伯三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上下如是亦豈混然無等哉設

或有故不親饗燕之禮則各以其幣致之亦所以見將意以致敬者不可廢也然燕饗之大槩不可以不之知也

同遠矣無所攷證同人郁郁乎文其禮備載於周官之書者可覆也及周之衰此禮浸失

人之舊矣國朝遇臣有禮待下有敬無秦漢衰世之失有成周盛時之得相與維於千百餘年之久者蓋有足觀

燕行 君子有酒嘉賓式以**燕笑** 有善處兮詩 昭德夫

所以左**有容** 享禮也 鍾鼓 朝饗之詩 服脩 諸侯為賓

而巳**饗禮** 食之非**宴毛** 齒也 並書 **鈞臺** 夏啓

享左**瑤池** 周穆王舉觴為一**燕羣下臣** 鹿鳴 賔也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吻吻

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

好我示**燕諸侯** 湛露天子也 湛湛露斯 **燕朋**

我周行 **友**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燕**

兄弟 棠棣 出閔管蔡之 **享命宥** 一號公晉侯朝

皆賜玉五穀 **享備物** 王使周公闕來聘一有白

足畏也則有脩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 **享九獻** 楚子入

庭實旅百加籩豆六 **享三獻**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

品 **注** 食器六品加於籩豆 **晉士會** 周定王享

過一今豆有加下臣不堪免乃疾也 **趙文**

畫請徹加然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臣侍宴** 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

喪公相禮版丞武子私問其故王曰季氏而弗聞乎 **趙文**

王享有醴薦宴有折俎 **子** 宋人享 司 **朝加宴** 介葛盧來一禮之一好宴宴禮也

公賦蓼蕭

宋華定來聘一享之為一不知又不知

既以大禮

晉郤至如楚楚子享之一重之以備樂左具是棄禮魯定

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夫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武伯為祝

公宴於丘梧一祝上壽酒左杜萑具入寢

子卒未葬晉平公飲之酒師曠李調侍飲一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北面而飲平公問之曰寡人亦有過焉焉酌而飲欺人杜萑洗而揚解公曰如我死則必无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文侯觴政與大夫飲酒使公乘朱虛酒令漢諸呂用事朱虛侯章入侍而后燕飲今章為酒史章曰臣將種也

請以軍法行酒酒一人亡酒章拔劍項莊舞劍

與項羽為鴻門之會酒酣一高祖擊筑酒享軍士酒

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不如仲力今某之業

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羣長樂宮宴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

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絲最野外習之會

戰傳警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无致賜宴月池張

諠諱失礼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賜宴月池復

嗣太宗賜宴集賢張說後一院故事官重者先

為先 賜宴曲江 李栖筠故事 百官 教坊倡優雜

後 元日大饗 盧鈞守太子太師帝 含元殿鈞 先

時大饗 劉瑑進宣武節度使 雜進倡舞塚取

六品下坐 尖環有大節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環階上

下坐環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可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第內既

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環曰以官正當為

卿君非其家 蒼畏弗預 王友慶嘗以 及大 宴麟德

殿 張茂昭召 宣廣達樓 王君奭破吐蕃以其功遷大將

以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宴蒲萄園 李適為李士凡天子饗

得從夏 賜朱櫻 宴同明殿 中宗立廬陵齊漸上言請抑諸

召漦 論曰朕 傲宴私第 封敖為太常卿始視事

為御史 賜宴禁中 鄭高綽遷給事中會 天子擊

所刻 宴回源亭 東平太守蘇源明天寶中僕陽晉卿等太

朋黨 宴白鹿觀 詩序人題四

尾右遊吳山酬燕而歌因命沂小 宴白鹿觀

洞底遂作小洞庭五太守譙籍 宴白鹿觀

韶後罰 宣觀滿飲 太祖大安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

三杯 宣觀滿飲 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得損

得些三陳設濕得些三染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

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 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

而罷賈氏談錄 不許誼譁 儀衣冠就列自今宴會宜令御

丞朶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內職

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札者委閣門彈奏軍員今殿前

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轄仍令閣門宣徽使互相察本殿前

匿者**優人入戲**仁宗朝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

於不意多荒惡者中坐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頭出

仆於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佳倫應制却被這石頭擦

倒明日降出詩今中書銓定內都**中使附耳**冠準在中書

惡者與外任范蜀公東齋遺事多召兩制就

第飲宴必閉閣苛留之畏謹者甚恨李宗諤嘗於門扉下好出

得馬而走後為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王宸殿賜酒宗諤

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出金坡遺事**杜門讀書**晏殊當

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宴內侍各以金堞盛釣餌

宴一特**食餌不情**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

命為東宮官一

使誤食飲餌一粒則止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柳子**

序飲買小丘一日鈿理二日蕩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

置監史而今曰當飲者奉籌之寸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

泆不止于坎不沉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

效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

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无事於是或一飲或

再飲客有萋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衆乃

大笑歡甚余病痿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旁日夜

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指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

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

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亂迭而為密者今則卒異是焉

故捨百拜而禮先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迭

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

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詩集

瑤席

九夷筵
列瓊筵
唐太宗

瓊筵

王學飛子曰
八珍張謐
又見上

酒聖

天文懸瑞色
泛華卮
張說

醉侯

它年謁帝言何事
請贈
劉伶作
皮日休

會簪

四方朝王帛千
品一祝一張說

傾盆

更爲壽深卮
通酬賓李後主

鄉飲酒

禮經考索

天下有達尊三而鄉黨之齒居其一此鄉飲酒之禮所由起也記曰**五帝憲五王**有乞言乞言之禮

見於詩所謂洗爵奠斝者即飲酒之禮也然是禮特見於國未見行於鄉耳鄉飲酒之義其於鄉以序齒也歟是禮也莫備於記禮之所載故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與水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者君子所以相接也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三賓象二光讓之三日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四侍所以明尊也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養老也此三代遺制也秦人焚書坑儒漢以來此禮間闕間亦有時以行之焉如後漢晉隋等志亦備載於斯禮至唐而古禮愈詳焉本朝乘五代之弊當天下昇平之時多詔天下以講行此禮南渡中興之後庶事雖草創而於鄉飲之儀亦不敢廢豈不以尊二老二人心之所同不如是則無以示天下入孝出弟之教也耶

禮類

殺羔

朋酒斯饗曰
羊躋彼公堂
稱彼兒觥
作大飲之禮詩

烹狗

東方祖

陽氣之發於東方
記鄉飲酒義

以陽曲

大司徒
教讓則民不
養

陽氣

凡飲也記

吾觀鄉

孔子曰
於一然

先酌

鄉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
敬兄酌則誰先曰
人孟

主人戒

鄉飲酒禮主
人就先坐而

謀賓介一一一賓二拜辱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明日賓服鄉服拜賜注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卿大夫飲之朝服也儀禮

杖者出注鄉人飲酒一一一斯出矣語接以義注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

天地之尊嚴義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接以仁注天地之尊嚴義氣也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

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上者一人一一一故坐西北

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仁氣也

主人者一人一一一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饌於東北以

輔主也注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主人拜賓一一一之

之至于門外拜賓及介而眾隆殺辨注獻酬辭讓之節繁坐

賓自入一一一之義一矣儀禮隆殺辨注祭立飲不酢而降一

一之義一矣夫孔又三揖至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

繁及介自天至于眾賓升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一一一之義一

八儀在泮飲注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疾止一一一之義一

還沛注酒既飲百酒水錫難老詩

置注高祖破布一一一留一酒沛宮雉堞集注漢成帝鴻嘉一

有注召故人父老子弟佑酒史雉堞集注年行鄉飲酒

郡縣行鄉飲酒伏湛奏注後一一一行饗飲于學校注明帝永平

禮行一一一臨辟雍注晉武帝一一一詔天下注唐太

觀六年一一一親率長幼注太宗正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

行鄉飲酒禮家產朋遊無度酬宴是耽敗危身德成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

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飲酒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

官一一一依禮行之庶調習雅聲注元宗開元十八年宣

乎時尚廉耻人知敬讓州刺史裴耀卿上疏

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策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

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

之實切見以鄉飲酒禮頒行於天下比來唯貢奉之日畧用其

儀間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一與父老

百姓勸遵行礼奏樂歌至白華二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万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以州縣久絕一一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等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一州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唯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

人皆知勸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為鄉飲酒禮登時以為迂 五代李愚守左僕射是時歌降飲一一其迂闊不用

頒鄉飲儀 本朝高宗一酒禮一一其迂闊不用

行

飲禮 寧宗嘉定十六年黃直卿習儀序 詳見鄉里門

耕籍

札經考索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此耕籍之禮所不廢也然是禮也自唐虞以至干夏商則罕且於

惟至於周人則其禮獨詳焉然周人之禮莫詳於詩莫備於記禮秦漢以來此禮雖講或者謂月令所載天子躬耕帝籍之事即秦人之禮也 魏晉承秦漢之後其他事多戾於古獨藉田一禮不敢廢墜焉良以國以農為重不有以親率之則無以教天下舍末而趨平本欵六朝之際此禮尤重隋書因之未嘗闕典五代兵革臨難之餘此禮泯沒而不載至我國朝以恭儉禮下以仁厚抚民立國之初未遑他務而二聖相承獨以藉田之禮為先務焉 中議和之後禮梁文物具卒而籍田一事亦不敢緩豈不以此禮可以通百祀而不可廢也邪

事類 **南郊** 天子親耕於一以共齊盛 **東郊** 諸侯耕於一一亦以供

布農事命田 **一撥** 王耕一一公卿大夫以 **三推** 孟春天舍東郊記 次耕庶人終千畝 目語 子乃以

元日祈穀于上帝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于參保介之御間師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一一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還乃宴飲於大寢公卿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記月令千耦載其耘詩千畝昔者

為籍一冕而朱絃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絃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梁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

也記率屬旬師掌其一而耕耨王除壇司空其一千籍

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不耕宣王其一千畝號文公諫曰國

出是以稷為詔耕漢文帝朕親籍乙田漢儀縣邑常

農乃耕於一弄田昭帝上耕鉤盾其一執耜後明帝詔朕

祈農事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梁盛所以先百

姓而致孝敬也籍田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續漢志云正

始耕既事告祠先農漢舊儀曰先農即神農皇帝也祠以太

百官皆從皇親一耒一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大夫十二

上房人終畝乃致籍田倉致令丞載耒順帝即位不行籍田

以給祭天地宗廟以為梁盛本紀載耒黃瓊上疏曰昔宣王

不籍千畝卒有羌戎之患終損中興之名臣聞先王制田有日

司徒成戒司空除言先時五月有叶風之應上即齋宮食滂

禾誠重之也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修制晉武帝詔近世耕藉

以迎和氣以致時風後黃瓊傳議禮唐初為帝社詩曰

勸農之實今一千畝之一當與群公議禮唐初為帝社詩曰

卿士躬稼穡之一難帥先天下本紀議禮籍田壇正觀二年

太宗將親耕孔穎達一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

東南令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白書稱平秩東作而青

黛和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草儀憲宗元和五年詔以

於東郊乃耕于東郊唐禮樂志草儀來年正月籍田常公

後官位於內墻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居後奉禮位於樂縣東
北贊者在南又設耕籍位於外墻南門之外十步西南向從
耕三公諸王尚書卿位於御壘東南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鄴公
於御位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御采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
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
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
車自行車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全橫執之謂者引三
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卿與執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
南向立廩犧令進耒席西北向解緇出采執以具少退此而立
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王指侍中前受
耒耜反之司農卿卿反之廩犧令令復采於緇執以其復位皇
帝耕止還入自南門出內墻東門入大次太常卿帥屬耕于千
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於太極
乙亥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耕籍田大
教耆老百姓以上朕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六十以
上上州司馬賜陪位官勳爵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

三日 **躬耕盡畝** 唐明皇開元二十三年親祀神農 **釋祓**
本紀躬耕盡畝於東郊配以勾芒遂

入壇 肅宗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離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
通化門

躬九 **耕復數步** 本朝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始三推有
推焉 司言禮畢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

畝豈須為限 **耕十二步** 仁宗明道二年行籍田禮禮儀使
復耕數步 張士遜奏皇帝三推而止帝曰朕

既躬耕不以古禮為式 **擇日有事** 太宗雍熙四年詔維
終畝乃 而止 備柴告類紫壇屢薦

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三推宜舉於舊 **因時**
章百代永垂於信史其以來年正月

展采 仁宗明道元年詔今紹述神宗之成憲奉先穡之精祠
申命攸司

皇太后恭謝宗廟來年 **躬推黛耜** 太宗雍熙五年改元赦
冬更不行南郊之禮 制振前王之闕典修耕

籍之盛儀載陟青壇兩事接神之礼
一用恢教本之風
寧惟奉眷祐於乾坤兼以備案盛於宗廟可大赦天下改雍熙
五年為端
祀農壇
仁宗明道三年赦文秩開元之遺事
洪元年
述端拱之舊章
一親臨帝籍

公卿執耒而陪侍人士側肩而
中置神農
神宗元豐二年
禮官奏自漢迄

唐皆有帝籍神倉今既廢去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仍
洪先農壇於其中
於東南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役之

本欲終人
高宗紹興十五年詔大開籍田頒詔書于郡縣
六年宰相奏曰陛下耕籍過三推之數少勞

聖躬上曰朕
以卿累奏而止
張衡東都賦
農神農正土膏脉起
乘膏輅而駕蒼龍介

案盛必致思於勤
推於天田修帝籍於千畝供禘郊之
已兆人勸於疆場成懋功以耘耔
潘安

仁藉田賦
仁
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
之甸礼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歸路封

人墳宮掌舍設擅青壇射其嶽
立弓翠幕黜以
靈址兮啓四塗之廣作沃野墳
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

水汲阡繩直迤陌如矢總轄服于縹輶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
駕於壘右兮俟萬乘之射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

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
微風生於輕幟兮織
共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

陽兮眾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閭闔洞啓參
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鶴后妃獻種種之種司農撰播殖之

器擊壺掌升降之前官正掌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王華蔭華蓋
備牙鋒鎗綃紉絳縹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文表

朱玄於离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擘以發暉兮方綵紛其繁會
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斂入藻雲罕掩藹肅管嘲啗以嗽嘈兮

鼓鞞磁隱以研礚筍虛嶷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震
填
塵驚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頽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

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頭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抚御
耦坻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

耦坻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

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處以交集士女頽斌
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總髻躡踵側有倚衰連袂黃塵為之四
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
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云慮尽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勸子莫
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使方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
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不為基民以食為天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
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畜以震灾徒望歲
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墮
於豈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宏務致倉庫於
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祔有事祝宗諏
日筮盥普溥則此之自實縮學爾茅天於是乎出黍稷馨香百
酒嘉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
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生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
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矣希天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
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敬罔家以供桑盛所以政孝也勸精以

足百姓所以可木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
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旬畿溥採其
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方以祗釋我公田實及我
私我簞斯盛我簞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
茲氏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
逸豫無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詩集 躬帝籍 蒼玉臨壇壁青壇 一 一 一 冒殿乃三推齊
衡均有辟張正見從籍田應衡陽王教詩

脩政典 帝籍脩一也躬耕以勤農焉帝籍于郊典儀具
陳務農以利躬耕以勤勤在誠匪勤于人訓農
以實匪訓以文帝慎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庶民千畝
有制飭哉惟寅帝資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立而議生我
艱難暴亂以繼耳聽金鼓日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
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為和醉尹師魯皇雅帝籍詩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



